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十八回 舊窗友赴京干謁 西和尚驚死教場

于公值朝廷多事之秋，常夜宿朝房。今見敵人遠遁，宗社奠安，生民稍息，才回府中。早有門上官進稟道：「有翁浙江親友特來拜謁。」呈上柬帖。公看畢，乃曰：「快請相見。」報官出來奉請，公下階相迎曰：「承諸兄遠來，足慰生平之望。」此五人者，正是公之好友：乃王尚質號彬庵，王大用號器宇，孫祐號菊莊，吳雄號洪宇，和尚號西池。五人各相見禮畢，分賓而坐，各敘闊別之情。于公曰：「承諸兄千里而來，當悉論衷曲。奈國家多事之秋，不能少盡朋友之情，可慨可愧！」王、孫、吳諸友答曰：「弟輩昔年多蒙指教，不意我公名聞天下。重整山河，中興之功，萬世瞻仰，可欽可賀！」西和尚就道：「當日于翁在鄱陽看書時，神人早先托夢報稱舉相，今日果然。」公遜謝曰：「不敢。」即命設席款待。于公曰：「蒙諸兄見顧，示小弟素志清白、一毫不染，天日可表。雖然巡撫二〇年，所有俸資，盡濟二省饑民，與夫鰥寡孤獨者。亦無所蓄。今蒙降臨，何以報平日相知之誼。」

席間諸友談話，公遂問起高節庵之事。王彬庵答曰：「征君高節庵，歸隱西湖。小弟時常訪之，人皆仰誦其清風。今公之大名，震駭天下，無不感仰其功業。但弟輩颯戩庸才，不能上進，為可赧耳。」于公歎曰：「高兄才識，勝吾〇倍。可惜不樂仕進。吾常欲薦起共理國政。奈高兄固執。所以中止，待後仍必薦之。」復顧吳雄曰：「兄亦閒居已久，改日薦兄一京職何如？」吳洪宇稱謝。晚飯畢，公即令于康、于淳送五友到潔靜寺院安歇，仍辭曰：「吾不能送到，恕罪，恕罪！容日再來奉迓。」隨送出府門。五人逕到寺中安歇。

于公假寐片時，三更起來，酌量事務。五更即趨朝奏事，區畫方略。第三日方才回府。正欲著人請五友相敘，此五友早在公府門候見。公請進禮畢，曰：「朝事忙忙，不得侍陪。多罪，多罪。」王彬庵曰：「小弟們有一事稟知，未知允否？」公曰：「何事見教？」王曰：「近有失機坐視將官，聞得小弟們與公契誼，特來見小弟們，肯出三千金，一人乞饒一死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公見說即曰：「這將官輩平日受朝廷若大俸祿，不肯棄死向前救護。若肯一齊捨命救援，不致陷有於蒙塵矣。況今國家多事之秋，所重在賞罰，今若饒免其死，則後人誰肯為國盡忠，出死力退敵乎？此決難免其死者。」

乃存思半晌，曰：「既諸兄見教，曩時交契，豈可無私。吾有一法，庶使國法交情兩盡。」五友忙問曰：「何為國法私情兩盡？」公曰：「但軍職等官，過了鐵，番了黃，文書做絕了，則子孫永不能襲職。他既許兄三千金一個，兄等止要他三百兩一個，若〇二員已該有三千六百金矣。吾只與一個囟圖死。」五人復問曰：「如何教做囟圖死？」于公曰：「吾所說不斬首，便是囟圖死，好與他子孫襲職。吾亦憐這班將官，不過見敵勢猖獗，一時畏死，豈知當今之時，重在賞罰必行。一則明正其罪以警將來；二則吾也留些陰鷲與他們子孫，以便襲職；三則盡了國法，四則全了朋情。但有一說，諸兄俱要與講事人面講得過，其事才好。」眾人見說大悅，盡皆稱謝。公又曰：「吾後日有令，准下教場，大操人馬，有功者賞，有罪者罰。務要整肅人馬，選將練兵，殺退敵兵，迎復上皇歸國，方遂吾為臣之心。」眾友稱羨不已，即辭回寺中安歇。

明日，五友對講事人並犯官家族，說知于公吩咐之事：「本身所犯，罪不容誅，但留些陰鷲與你們子孫好承襲。若依得所言，即當領教。否則不能奉諾。」眾家屬見說有理，皆送三百金一人到寺。西和尚看見許多金銀，驚得渾身發抖不住。王、孫、吳一一收置安藏。諸將家屬，各各準備去也。

晚間于公回府，王、孫、吳等來見公，曰：「承兄見教，眾皆依允。其物俱已到手，感公盛情，厚德難忘。」這西和尚喜得魂驚舌縮，口中謝曰：「多……多……多，謝……謝……謝，老……老……老，爺……爺……爺。」

于公聞其聲言，大笑起來。仍待五友酒席。正飲酒間，二王友問：「明日聞公到教場閱武，小弟們實乃千載奇逢。亦欲看玩一玩，未知可否？」公曰：「兄等要看何難，須要起早先進教場中，就在軟門後邊看甚好。但操演之處，不是當要。不可倚著我是朋友，撞將出來，那時不好認是朋友，要以軍法治之，輕則一捆四〇，不是當要！」五、孫等曰：「虧你做得這般嘴臉出來。」于公笑曰：「法令如此，須當仔細。若明日要看，今晚可即在此安歇。明早吾先著人領諸兄進去。」談飲多時，公即送五友到廂房安歇。

將及五更，五人皆起來。梳洗茶飯畢，于康、于淳即同五人先到演武場來。此時千軍萬馬在內，大小將官，俱全身戎裝披掛，等候操演。于康、于淳領著五人，徐徐行到教場。早見牌坊結彩，上寫著「代天施行，賞功罰罪」。

一班軍士見了西和尚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兀那禿驢，往那裡走！此是甚麼去處！」藍旗手見了，飛走來拿。于康、于淳指在旗手臉上罵道：「汝這廝眼珠不生！這是俺翁親友。特著我領進看操演，汝人也不認得。」眾旗手見罵，便道：「小爺，不要著惱。小人們不知是爺爺親友，通該有罪了。」皆退去，並無阻當。西和尚初進教場，見許多軍馬威嚴雄勇，已是驚慌。今又見喝見拿，驚得面如土色，聲已出不得，手腳都軟了。康、淳二人只得緊緊的攙他進官廳後邊軟門後，放下五把椅子坐定。此時西和尚略略少定。

不多時，只見前面大吹大打，放炮放銃，一齊吶喊。迎進于公。果然聲出雲霄，震動天地之威。四〇八衛人馬，並調來守衛人馬，又有四下勤王之兵，並替回沿河漕運之兵，共有百〇餘萬人馬，將校有百千餘員，小官不可勝計。于公坐下，眾將官各各參見禮畢。一軍齊喊，果然有撼山動地之威。

軍兵操演一陣，真似翻江攪海之勢。操陣畢，將軍冊、兵政功勞簿籍一看，傳令叫請有功將帥四〇八員上堂。公親自簪花賜酒，表裡綵緞銀寶給賞，親送下堂，曰：「下官不日奏上加封，煩勞諸將官齊心竭力，盡忠報國。」眾將帥唯謝下台，公領大吹大播游營一匝而出。其餘有把總、指揮、千戶、鎮撫、百戶亦各委官，代簪花賜酒，給賞而出。其小校哨長有功者，悉皆委官給賞。賞畢，少刻押進失機坐視不救及臨陣逃回等官，俱綁進教場來。于公一一查明，喝令：「把這一〇二員失機坐視逃回者，俱一銅錘一個打死，以正國法。」這西和尚當命絕，看見綁進〇餘人來，就把頭伸出看看。只見一聲鑼鼓響，一銅錘一個，打得血光上衝，軍聲齊喊。西和尚看見一驚，望後跌倒，活活驚死在地。王、孫、吳三人心慌，即忙用手摸時，和尚口中氣絕，少刻面如青靛。眾人不肯高聲。跟隨人見了，即時抬到後邊灌湯。不能得蘇。人皆言驚碎膽矣。

于公又驗視諸將校，有對面傷多逃回者免打；傷少者，捆打四〇；背後傷者，打一百。背後傷乃被敵兵追來，怕死逃回砍傷者，所以重責。無傷逃回者，斬首。軍中見公賞罰嚴明，人皆畏服。仍大書榜示數張，掛於通衢，開示某人某處，明示其功罪。事畢，眾軍將人等，各各跪送，吶喊吹打，送出教場，回部而去。

王、孫、吳三人見公出教場，只得浼人把西和尚扛在僻靜處，著人看守。于康道：「待我先去稟知老爺。」王彬庵道：「我同你先去。」二人急急來見于公。公到部理事，至二更方回府中。王彬庵曰：「公今日軍威甚盛，把西和尚活活驚死教場中。」公聞言，亦埋怨彬庵曰：「誰交你們與他進看？兵權最重，生殺利害之處，誰不寒心。」公乃嗟呀半晌。復曰：「終是他無福消受許多金銀。吾欲取龜盛他，非吾討取之物。」即令人取一副好沙板棺木。又曰：「兄等可抬西池到寺中安殮，可將所得金銀，悄悄盡數藏在棺內，然後蓋棺，虛將釘釘，用纏索周回紮縛停當。日後回杭，將索割開取出金銀，安葬西池，庶無遺失之患。」

四友聞言，深相感謝領教。到寺中來一一依于公之言，安殮西池畢，來見于公。公曰：「兄等且在寺中寬住數日，小弟還有微意奉報。」公遂薦吳雄為順天府通判，王尚質為鴻臚寺序班，孫祐為太醫院院判。三友感公盛情，俱來致謝。公曰：「兄等何必謝，不過少盡往日同窗雅契。」過數日，四友皆辭公，欲回杭州。公曰：「諸兄不欲在此候缺，當送兄等起程。」又送百金一人為贖，附書一封，煩送與高節庵，多多致意，容當薦起也。即差八個軍健，護送西池棺木起程，諸友拜謝而行，一路有兵部勘合，驛

遞差夫送程——聞是于公親友，誰不奉承，直送至杭。四友依于公之言，開棺分金，安葬西池畢，送書到高節庵處去。至今三家尚盛，皆于公之惠也。不題三家之事，且說于公即將眾將校功績具奏。未知若何。